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馮堪

欽定四庫全書

兼濟堂文集卷二

大學士魏裔介撰

奏疏

因變陳言修省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因變陳言預請

皇上申飭內外羣臣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治事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休咎之徵不爽故天心仁愛人主必屢出災異以警之人主敬謹天戒則亟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自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
宸慮俾令羣臣齋心祈禱又閱邸報見陝西巡撫題報異常火災三日之內連焚二堡臣思火災皆係旱徵伏察禮部移文内欽天監具題推算於順治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又於本年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

丁巳望月食臣備臺端覽之不勝悚懼謹按經傳月食者日光過望遥奪月光是為陽勝陰也日食者日月同會月掩日精是為陽不勝陰也今五月朔日食在易卦為姤陰微而即抗陽其變非細于五月望後月食為日月交食況月食至既亦屬災變此在漢唐宋令主尚能遇災恐懼因變禳救況我

皇上無事無念不敬天勤民尚德緩刑者修省之實可弗講乎昔漢文帝癸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今
皇上虛懷求言言路未嘗壅閉但累年以來豈無敢言之士緣事降斥沈滯下僚屢逢
恩詔未見湔洗所宜
勅下該衙門速為察奏取自
上裁廣闢言路者也昔漢明帝十月日食詔以輕用民力繕修宫宇自戒今
皇上創建内殿尊

祖奉
先考思不置其工難緩至於此外凡係土木之工不論
大小請
勅諭所司一切報罷於以省財足用專意養兵卹民昔
漢光武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
善政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留思桑克之
政乘意洪範之法今官司貪墨立法不赦
功令森嚴人知懲懼然自古相傳律有枉法不枉法似

宜稍加分别若錢糧考成条罰太急降調日多循吏不免似宜

勅下吏户二部採取衆議量從寛減地方守令果係賢能如因錢糧鐫謪仍聽撫按保留務從民望昔漢明帝十三年十月日食詔剌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孤今恤刑已畢又屢經

恩赦豈尚有刑之未詳寃之未理所慮有司奉行不實蠧役上下其手

皇華之使逍遥驛路

德意稽遲今宜請

勅下該部將應

赦事宜馬上飛傳各省直督撫按速為清理仍將開釋過寃滯姓名件數覆報部院以憑稽察若夫鰥寡孤獨

王政所先裁減議及所省甚微五品以下俸禄更薄似宜一併照舊支給昔漢章帝永平十一月晦日食于是

避正殿寢兵詔有司各上封事今連年征戍寇盗未靖

將欲進取必須足餉然天行亢旱饑饉可虞
廟堂勝算宜令南方專意招撫固防險隘旗下戍兵減其二三省數千里往来之勞節數百萬供應之費待歲稔財豐方可決意大舉以上各款臣不敢為無稽之説考諸往古驗之當今俯竭愚忱仰凟
睿聽伏冀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於未變之前修德緩刑持之於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寛大為務恐驕盈之易至

則以節儉為先民力將竭用一綏二撫字宜圖疆場靡寧招攜懷遠文德是尚仍

嚴飭内外大小臣工改過洗心勉盡厥職以

國為家視民若子勿徒襲自劾之虚文勿止修救護之故事庶可以轉禍而為福變災而成祥將甘雨遍浹于

郊原而三光亦為之改色矣

順治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奉

旨這奏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著詳確議奏内外大小

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該部知道

舉薦宜有實政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為舉薦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並陳提薦紀錄等

法

請著定例以昭憲紀以重銓政事臣竊惟遏惡揚善帝

王所以奉

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

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為
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
社稷而福庇蒼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稽察之權責之於撫按藩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為之故曰巡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善罰惡以肅

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矣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公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下之有司使之為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来吏治混淆我
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凜凜然皆有奉公匪懈之心吏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浮文未去則真才未必盡登啓事而濫竽贋鼎或以駁躐華膴矣即如從来相沿薦舉俱用四六繁文不曰驚雷掣電之才則曰雕

龍繡虎之手如此等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
勿怪乎薦剡時聞
御屏日註而真才真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為糾劾皆
列事欵舉薦豈尚虛文自今著為定例凡撫按薦舉如
各官廉能勤敏俱要將所行事實如農桑學校城池倉
庫之類開列本內多者六七件少者二三件如
大計舉薦卓異之例方許註冊陞轉如有仍襲從前陋
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參議處臣所謂薦舉宜有實

政者此也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歴告發或以府道開報該撫按會同本道從公詰察如果真實即宜一面具題一面覊候遞來因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
旨之後部院文到方始覊候彼不肖官吏已知身被劾論必且極力浚剥況川湖閩粤遠省地方自具疏赴京及奉
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寧不為地方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參題六品

以下先拿後題則貪酷之吏震聳喪魄有以更變其志慮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者此也舉薦不尚虛文而又發懲貪酷舉劾之大綱領得矣然提薦之濫不革與紀録考滿年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為正薦六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四五人者提薦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紀録事體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即得紀録此可與他事紀録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銀紀録者另行改議不准

抵薦或兩次抵一薦猶可少協衆心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得清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也自今以後合無將考滿官員或遇行取或遇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庶存其意若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之上而撫按薦舉者一槩不許註冊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衆紀録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嚴舉劾而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内有司專務實政而不為粉飾奔競之行

以共趨於為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宸鑒勅議著為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僉壬亦烝
烝丕變矣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吏部議奏

明藩臬之職掌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為明藩臬之職掌以行察吏安民之實政事臣前疏言舉劾之綱領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惡之實政矣然而藩臬之職掌未明則因循度日諸事叢脞將是非多乖賢否以溷故必正藩臬之職掌然後撫按之耳目靈通手足振舉實政得以修立也臣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為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項錢糧自會計徵收支解靡不督覈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清冗濫禁奢

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通商販品評僚屬釐剔蠹弊
宣達德意稽察冊籍或徑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
事合宜庶不負承宣之職乃臣觀近日藩司自催辦錢
糧開報賢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
官分左右職掌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堂獨
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為曠閑無事之人設官初意
豈是如此夫一人之心思何如二人之心思更為詳密
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精力更為周到臣以為掌印

自當歸左布政使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布政攬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題參重治其餘農桑戶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藩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又察得舊典臬司職司風紀肅清庶務故死刑皆由按察司轉京詳者蓋必該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誠重之也若可矜可疑及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該司皆得批駁覆覈呈詳撫按會疏題

請至於郡縣官邪吏蠹土豪勢惡邪教一切不公不法事情俱得參呈拿究臣觀近日臬司數月即陞藩司故以官為傳舍而盡心者少即如臣忝厠憲院以來會同刑部審理恤刑京詳等事不下數千餘件其中多有自元年以來陳積舊案則知從前臬司全未料理況各道兵備皆係按察分司若不立法稽察何由申究理滯俾政簡刑清臣以為各府州縣獄中罪人因何事故自何年緣事何官審理因何未結各府州縣每季俱要造冊

一本申報本道本道呈送按察總司總司呈報撫按若有無故繫獄及淹滯困斃者將府州縣職官察叅從重治罪其按察司既將每歲府州縣獄犯呈報撫按撫按仍歲報刑部及臣衙門以憑察考如此則刑獄得清不致淹滯以傷

天地之和其餘官邪吏蠧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臬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藩臬之職掌明撫按之考察藩臬也惟視其職掌之修廢以為舉劾則其

餘道府州縣誰不各盡其職掌者所謂貞度肅憲激濁揚清之規矩準繩也自明季以來憒憒已久當今
皇上求治若渴責成撫按以澄清吏治必先自澄清藩臬始臣謹臚列其職掌之所宜明為撫按澄清大吏之法以革積習相沿之獘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

興利除弊之大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事臣察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其後法廢而兵政亂盡用招募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相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係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管軍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

革除故因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蓋衛所田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强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省直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舊日千百户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徵

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僉解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真定亦係有衛所地方如唐山千言等屯相去真定一二百里其衛所掌印官未嘗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雞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役亦大相懸絶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為民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

事未有大於此者議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為或累於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者甚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銷明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

不及隱藏熟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為除運糧衛所及邊方衛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隣州縣官有司管理仰祈
勅下該部詳察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
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
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政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

請勦撫殘冦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為滇黔已歸

聖化

朝廷撫恤必周並請勦撫殘冦以乂民生事臣昨於

天安門外會推即聞雲南之捷九卿科道等官莫不舉

首加額慶

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邸報見信郡王平西

王征南大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

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城

沿途招降偽將偽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等悉心

調度有方將士奮勇効力克奏膚功有功人員通著察

明議敘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

皇上德嬔堯舜功過漢唐

履信思順以尚賢
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興弔民伐罪
之師遂使蠶叢魚凫之區金齒繡面之地咸角崩而恐
後並革面以来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
李定國逃逋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来歸不妨許以
侯封之爵倘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井底遊魂其何
能久是在
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雲

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奥平西與靖南平南三王應否仍居故地或應移鎮險要是在

皇上之長慮却顧計圖久遠也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粤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彦寛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五年正月有密陳進取事宜一疏尚未詳盡此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為

皇上恤此残黎也南方既已敉寧惟有逆寇鄭成功流毒浙閩沿海騷然以
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来督撫鎮將優游玩愒未見奏捷豈控禦之無能耶抑心力之未盡耶況台州之役已過邀
皇恩而桑榆不效誅討無功悉索敝賦疲於奔命臣竊為諸臣恥之更祈
天語嚴加申飭責令督臣會同撫鎮詳議方畧具奏必

如何而後鄭賊可滅海波可清効則膺破格之封賞不効則治督撫鎮以無能之罪庶行間鼓勵積惰之氣為之一振而浙閩粵東之民有出水火而登袵席之日也其餘曠遠地方凡有遺寇並責成各督撫鎮勦撫兼施則民生均沾太平之樂而

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臣無任犬馬區區之誠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請停察荒之差疏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級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停察荒之差以休東省之民以免無益之舉事

臣竊惟藏富于民者寧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

小術昔漢文帝捐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之言

檢括天下户口田賦百姓苦之明定鼎之初天下土田

八百五十萬頃至萬歷之初已及二百餘年獘偽百出

閣臣張居正始建清丈之議不減額亦不溢賦期于利民然不過責成各撫按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嵗而後畢非一嵗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瘡痍未平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揺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拉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滇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需數千收

獲未免失時官吏奔走胥蠹侵尅民之困苦已極尚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焞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為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考搜括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調官吏集耆老督里保較尺寸道里遼濶差役紛紜飲食供應風雨迍邅果能倕般之巧而鬼神之運乎不能也國賦未增而民力已困矣上無益於

國下無利於民皇皇者華遵周道而馳驅豈所謂詢民疾苦之意耶故臣愚議以為察荒御史宜停止不必復差仍責成山東撫按官督率道府州縣設法丈量報繳為便但能撫恤多方生聚日繁荒何患不墾賦何患不足哉臣因

國用殷繁前此猶冀多增賦額以濟仰屋故未及言今既知其增賦無幾徒多紛擾而且見目下山東之民困苦至極也竊以為多事不如省事愛國必先愛民敢不

仰體
皇上嘉惠元元之意敷陳區區之愚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户部議奏
指陳畿輔盜賊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指陳畿輔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

之疎縱請

旨嚴飭責成實行保甲譏察之法以靖地方事臣惟古今弭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日止通行于漢民村莊而滿洲莊屯則格格不行矣於法固非畫一且畿内房地既經圈佔民多賃居滿屯房屋傭工僨值遂爲保甲所不能譏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誘旗下之人濟惡爲盜挾矢張弓成羣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是以畿甸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周

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耶地方官
隱忍含糊畏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
聞及失事之後沓役躧緝明知其為真盜而懼勢不敢
輕拿養癰致潰匪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蔺挺達畿
輔近地等事一疏奉
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刦官該地方官所司何事
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駭異夫近京縣
治有城有池自非窵遠村落荒涼無備者比賊既入城

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奏
聞不知道府曾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欺朦
情弊習為故常致使狡賊窺破官司底裏愈肆横行復
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羣盜拒敵傷兵猶
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闌入城内則城外村疃之
被劫殺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振飭拔本
塞源盜風何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即滿洲莊屯旗下
人之被漢民引誘為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日

同刑部大理寺核擬强盜諸案每案之中多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贓真証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毫畫題又不禁雙淚欲下矣因念旗下舊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地曾為國家出力或糧餉用度不足自給斷不能捋荼茹苦與農夫菜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水旱無收或嫖賭浪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財力未有不相從為盜者為盜則必殺殺一人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民通線引誘則旗

下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而今防閑無法弭止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為今之計惟有仰乞
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衛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下人等將雜居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下夥居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為一牌若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為一牌其漢人有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譏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騎馬出屯若有公

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仍討其往来路程依期歸屯其漢人攜帶弓矢出屯者則向牌頭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仍前出入無忌有為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下人許莊頭撥什庫拿送刑部究審如係漢民許本甲牌頭隣佑拿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倘莊頭撥什庫牌頭隣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内各村屯内出入雜路盡行打牆堵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柵欄晝夜啓閉以

撥什庫等掌之彼其白晝欲做賊則畏伏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柵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譏察如此其嚴家自為守人自為防自然盜息民安漢民之奸狡者不敢勾引滿人而安心於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為漢人勾引而養鋭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援無路使壯兵虛耗而田業荒蕪以傷

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

皇上如天大德垂念兵民最為篤至

畿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爲不小敢不切實具
奏防範之法以爲
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如果臣
言不謬伏冀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遵例據實條奏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等

題為遵

諭據實條奏事臣等跪聆

上諭引咎自責

虛懷求言切念

上天示儆亢旱癘疫災眚迭見寇盜未寧皆臣子不職

所致惟有實圖省改可以仰副

皇上焦勞之意苟有所見何敢隱諱但狂瞽之見無當

治理惟

皇上俯賜採擇

一律者

國家之大法臣子所宜共守或出或入皆為有咎然律文所載失入者甚於失出失出者減五等失入者減三等凡以懲酷吏也今失出者獲罪固宜而失入者反邀執法之虛名是以官吏務為嚴刻請自今以後內外問刑衙門只以律文為主庶無失出失入之咎

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惟凡事節省則不至於窮困今

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禄錢糧又無多費大禹之勤儉不能過之惟是遞年營造之工似猶未息夫工有必不可已者亦有可已者合無

勅下工部通長打算凡係要緊工程辦理如不急之務即請停止此亦節用省財之要者也

一建言得罪之官蒙

皇上鴻恩寛宥嘉與維新然使功使過乃
朝廷大典滿漢各官雖不係建言得罪除貪贓壞法及
城池失守之外豈無有懲艾已及才堪任用似宜
勅令各該衙門奏明請
旨定奪
一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赦文
詔書文武官員見在因公罣誤議革議降議罰及戴罪

住俸各官各該衙門奏明寬宥至今半載戴罪住俸各官未見奏明一人請

勅吏部速行奏明庶於

詔旨相符

一夾棍謂之訊杖查得舊例一欵犯重罪贓証明白抗拒不招者衆官員立明案驗方許用訊今問刑衙門未有贓証一槩夾訊甚而將干証不承之人一槩夾訊嚴刑之下受苦不過致有誣招請

勅法司以後如無的據証佐不得擅用夾棍則問理之
官皆務為寛平矣
一人命事情重大
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法
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虛心參酌而事多限迫豈
遂刑無寃民查得舊例刑部各司問過犯人送各道御
史復審仍送刑部刑部再送大理寺評議訖仍送刑部
上疏今宜令小法司在本衙門各行詳審然後三法司

堂上官同審面議以遵
上諭矜恤詳慎之仁庶無忙錯之咎至於盛夏長養萬物之時雖係立決之犯亦可待至秋後又古有正五九不行刑之例皆足以廣
皇上如天之仁也
一盜賊竊發征調所不容緩但當於附近調發如寧夏總兵劉芳名調赴江南計程殆將萬里行糧所費固多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車銀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

勅兵部以後窵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糧省而民不擾矣以上七欵謹就管見條奏伏異

睿鑒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詳陳救荒之政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脉事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剥樹皮骨肉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為拯救使百姓流離死亡則户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膂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

起於此然民非樂為盜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不為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饑餓而死其强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寛延日月者謹條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别荒之分數

請

旨蠲免其官員叅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為先

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覈江寧

巡按衛貞元册籍知有積穀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

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嗸嗸待哺之衆其春

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零濟不

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

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赶趂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若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畎畆矣

一貸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道二官臣姚延啓顧豹文已具有貸漕之疏部覆未允臣以為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即所以足食請

勅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户口極貧者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内災傷野無青草出糴于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于糧賤地方歸而減價平糶于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冊分別褒奬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品冠帶者有隨時請旨表為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有特賜勅書以奬勸之者在朝廷初無所費而好義者獲榮自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勸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利來一抑其價本

境之有穀者閉糶而不出外境之興販者裹足而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糶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叅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貲贖鍰積穀原為防饑而年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

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
責有力犯人干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
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
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
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
不為例則費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

天意齋戒祈禱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

從來故事奉行或佯禁屠沽而私食酒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為念又何能感格乎宜勅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常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為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瘗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即係有司之罪况又不為收埋使為烏鳶狗彘所食為民父

毋亦獨何心宜
敕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為收瘞疾病醫藥之其有遺
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
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
請給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户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落雨耕
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

敕有司省視或令富户借具于貧民而令貧者為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為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食于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其口以延

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為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為利請
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賤時糴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赤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遺意也伏惟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敕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于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合計天下兵食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
國本以恤民力事竊照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民貧則君
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常談而實古

今不易之通論也我

朝應

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徵傜元元孰不樂

朝廷寛大之恩惟因海寇連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百餘萬實為百姓禦災捍患無可奈何非忍于朘削窮簷之膏脂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

飽矣然雖勉完此項而人窮糧賤剜肉醫瘡其苦難之
狀有難以筆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稍遇凶荒則百姓
之流離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
熙元年未經會計總算
皇上龍飛九五海内翹首跂足以望
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
勅下戸部速為籌算康熙元年共用兵餉若干各直省
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兵部之馬價再不

數則益之以內庫之金銀工部之節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即應全為停止如或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加派各直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餉不得逾於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會議為民即所以為軍為百姓即所以為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知道

恭辭太子太傅疏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今告

病回籍調理臣魏裔介謹

奏為驚聞

新命揣分難安事臣自蒙

聖恩告病回籍條已一載逾半調理雖已漸痊尚有餘恙未能盡除閉門靜息感頌
天恩而已茲於七月二十四日真定府知府張皐謨送至吏部咨文一件內奉
上諭諭吏部殫心効職者臣子之當然晉爵酬庸者朝廷之大典茲
皇考實録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其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監修總裁官內大

臣吏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巴泰等俱著加太
子太傅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
級魏裔介亦著加太子太傅爾部即遵諭行特諭欽此
臣於私家恭設香案北望九叩首
天威不違顏咫尺也但念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臣不過隨滿漢諸大臣之後珥筆明
光智識庸暗莫能述
聖德神功之巍煥即歲月編紀僅臣子職分之所當為

乃蒙
皇上睿照不遺加此高爵出於望外捫心自揣有所難
安雖
皇上以臣犬馬奔走舊有微勞
曲加恩寵而臣涓埃莫報不勝兢惕伏懇
收回成命使臣得守其愚分捐竭踵頂難報
聖恩如天之萬一也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專差家人盧成美齎捧謹具

奏

聞

康熙十一年閏七月十二日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績所加官銜已有諭旨著祗遵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

道

祗受四書解義恭謝疏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一級告病回籍調理加太子太傅臣魏裔介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內閣典籍廳為傳知事

奉有

御賜原任內閣大學士魏裔介日講四書解義一部其有現任京官子弟于明日赴內閣典籍廳親領為此傳知該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魏勷遵依領到

隨差家人齎捧於十二月十二日抵臣原籍栢鄉縣臣
即跪迎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受念臣樗朽庸才叨蒙
聖眷備員機密七載有餘於康熙十年因病請假
恩准回籍調理是臣犬馬餘生皆
如天浩蕩之所賜也自康熙十二年冬吳逆叛亂以來
我
皇上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而臣抱疴田里莫效寸籌愧

不欲生方深悚仄乃蒙
宸衷記憶
御賜講章誠
聖主千秋之曠典亦儆臣没世之殊榮也跪捧展誦感
激涕零恭讀
御製序文有云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
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大哉言乎道統治統我
皇上固已躬集其成矣臣本迂儒粗知誦讀切見修身

為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
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
義蘊弘深體之有要人君為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
摘句也我
皇上知行並懋卓絶古今臣細繹篇章如聆
聖訓俾臣識見開朗詎非至幸歟正在繕本稱
謝間忽傳聞
正殿不戒于火臣雖跧伏寢食靡寧不知

九重之上當如何修省殷憂不遑者伏念我
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調
之使適於和我
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理也惕厲固不容少弛然必養
之弗過于瘁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
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汙雖已察處更嚴狥縱之條足兵
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
國體崇節儉奬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

姓自安即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咸治何難立奏於今
日哉惟是
聖政彌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
聖學日進而臣不能効啟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
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
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多逾格統祈
寬宥
俯賜全覽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為此具本令臣男刑部四川清吏司員外郎臣

魏勷由通政司衙門封

進謹具奏

聞

康熙十九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纂修經書大全疏代作

題為

聖治維新仰乞

睿鑒纂修經書大全以隆教化事臣竊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文章故五帝三王各不相襲而連山歸藏變為周易建子建丑改為建寅凡以因時定制而移易天下之風俗化導天下之人心也我

朝自定鼎以来百務維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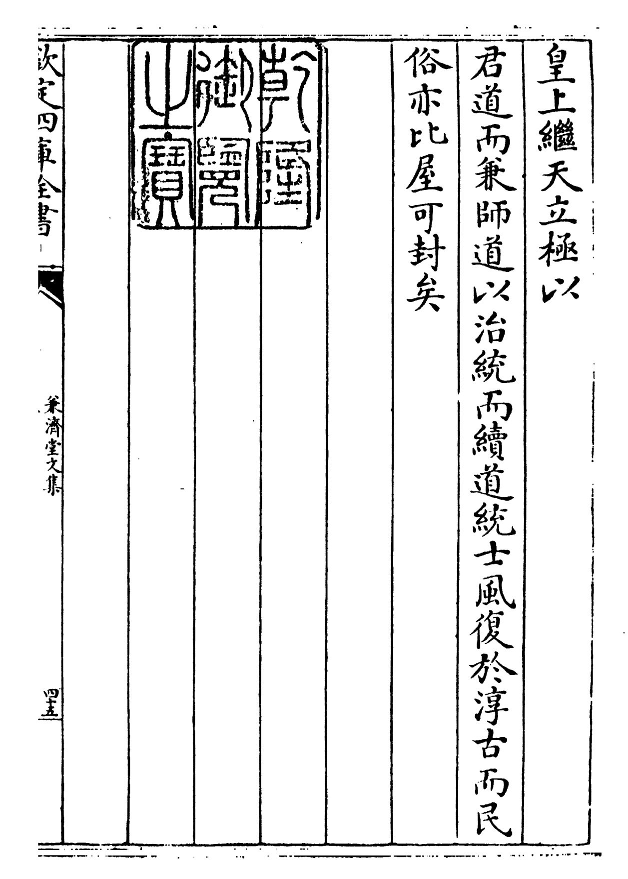
世祖皇帝戡定禍亂巍巍其功煥乎其文至于

皇上聰明睿知守成致治法堯舜而過成康邇年以来

振飭綱紀修明法度如
實録則有修會典則有修律例則有修品級則有修則
例則有修因革損益豈不彬彬郁郁媲於周禮周官之
大備而臣以為治道不外於教養教民必先於教士則
今日纂修五經四書大全誠有不可緩者矣臣察經書
大全乃明季永樂令諸臣所修因而刻布學宫為士子
所講習至今因之但序用前代之君而列名皆前代之
臣又係前代頒布其於議禮考文奉

聖朝之法而大一統之義似為未合請祈
勅下該衙門選取窮經之官廣求博通之儒再加考訂
删其繁蕪去其小疵若近代名儒如元之許衡明之薛
瑄凡議論純正有合經書正義者不妨補入以成全書
請
皇上御製新序而删其舊序畧前代纂述臣子而列今
用臣子之名
頒行天下學宮俾士子永為遵守皆有以砥礪濯磨取

法聖賢趨於忠孝廉節而敬體乎
聖天子學問之意則耳目一新風俗丕變人才蔚起久
道化成漢武帝之策董仲舒而表章六經唐太宗命孔
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不足云也臣為諸生時見四
書大全止有朱熹大中或問而無論語孟子臣聞原任
吏部侍郎孫承澤刻有論語孟子朱子或問倘有事纂
修可並採葺補入倘是書告成是誠天地萬物之菁華
古今治道之模範我



皇上繼天立極以
君道而兼師道以治統而續道統士風復於淳古而民
俗亦比屋可封矣

兼濟堂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魚濟堂文集卷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馮堪

謄録監生臣史元善

兼濟堂文集卷三

大學士魏裔介撰

序

孝經集註序

五經皆孝治之書也聖人復爲註爲經何哉嗚呼是聖人所以明人性之善而啓天下萬世無窮之治也是聖人與天下萬世所謂一以貫之之道也夫孝者何仁也

仁者何性也性者何是天地之至善者也堯舜自率其性天下共率其性而天下治湯武自治其性以性治天下而天下亦治三代之衰以法持天下人主之性與天下之性扞格而不相入非性治之不彰孝治之不彰也漢興去古未遠治號淳朴考其崇尚惟以孝經為急故諸帝廟稱俱加以孝羽林虎賁亦能通曉可為盛矣後此缺焉弗講或以篇章之少置諸高閣嗟乎虞廷授受不過十六字大學一書僅千餘言為天下立心為生民

立命顧可以多少論耶余為諸生時即誦習不倦常恨
舊註未精又以五經皆被諸絃誦而茲獨弁髦視之大
非先聖明人性之善啓天下萬世之治之意每欲獻之
天子尊崇表章俾海內士子探究根柢悉從事於至德
要道適際
聖主當陽圖治維急余具疏上請
制曰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部臣其詳議以聞崇安
盧子爾唱時在國雍聞之有感託其鄉先達庶常葉子

以從遊余門而願學焉因出其所纂孝經集註曰生之苦心於是也久矣

盛時方優崇孝治先生之請行遺經必復明於世傳註雖淺鄙藉手以獻可乎余唯唯會禮部復疏請於後場出題以校士子乃取盧子之註再四抽繹見其精確詳家所謂舉六經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剪蕪握樞者斯不足以當之與用是少加參正疏以末義謀付剞劂以廣其傳庶幾先聖啓廸天下萬世無窮之意爍然愈著

嗚呼武夷九曲之間山水秀拔多生賢喆如朱晦菴胡致堂諸名儒實衍洙泗河洛之傳盧子生於三百年後聞風興起溯流窮源即傳以知經即經以知性此其學豈組織章句者之可擬耶

當宁方側席以求真經術真性命之士而用之執是卷以往開太平無疆之治余且拭目觀之矣

孝經註義自序

夫政刑所以馭頑梗教化所以美風俗唐虞三代其致

可覩矣夫子以删述訓世晚年乃作孝經盖欲舉道德之弘綱示百王之軌範也而文辭簡古氣藴宏深鄭孔之說不無踳駁自漢已然況於後代六家同異既難强合邢昺剪截復多迷誤欲以探洙泗之微言達天德之本然不其難乎余昔厠列諫垣時請以孝經取士䟽聞天子制曰可自是海内衿佩家絃戸誦矣先是閩中明經盧爾唱曾以所著孝經集解求序於余深嘆其實有見於生人性命之本源千古治化之要道因為文以弁

之其書業已問世矣顧缺畧尚多而坊本不無紕繆余每欲詳加纂述之而未有暇蓄念懇懇十有九載茲者請告歸里乃取舊業閉户研究大約以註疏為據而參之以諸家之說既訓釋其字復詳衍其指庶俾後學之士因文求義無繁蕪之失得樞要之會也嗟乎道德五千言流入刑名白馬四十二章終淪空幻學術誤世陷溺者衆彙五經之精理開萬世之太平孰有若斯經者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五孝終始達於古今

通乎貴賤凡讀是經者皆當思所以竭誠而力行之匪徒資講論已也若曰希升堂而攀逸駕余且滋愧矣

五經圭約序

五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自漢以來習之者不一家有專門之學有訓詁之學有附會之學其間異同離合之故不勝辨求精其要而大其歸者無幾人焉譬如取火於燧飲水於河得其隙光及飽腹而已烏有定天地四遊之影而植之中會江漢百谷之

宗而趨於一也哉中完蔣先生潛深理奧根究源本博綜五經之衆說而歸於至要下帷幾三十餘年其於精粗大小本末始終之義無不擇之精而語之詳每豎一義直契乎古聖之神明舉凡偺經擬經且不以經窮經而終失其所以為經者罔不舍異得同去離爭合以求不背於聖人立言之微旨命其編曰圭約且夫經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參天地陰陽吉凶悔吝書紀政事詩道性情春秋辨是非嚴予奪禮以節性坊淫三古以

還惟漢興首重經學一時通經之儒後先並起至宋紫陽出始舉而櫛比之然自易詩而外春秋傳於胡安國尚書付之蔡沈禮記說集於陳澔字觧句釋成於各家今先生操五寸圭以宅天下中具八尺繩以約天下凖將上下升降三萬里而遥縱横長短曲直不越指肘之間舒布可定豈非天下之極則哉要而論之十翼一乾也三禮一敬也四始一無邪也典謨一欽春秋一大居正也學者恒以此持心而凛乎若執躬信桓榖以對颺

明命惟是典章服物制令約束之不敢隕於下則是書也於以上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而下廣學士大夫窮經致用之資裨益其淺鮮也耶

四書近指序

不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者鶩焉而趨已矣既讀四子之書猶以為未盡聖人之道而舍是以求之者亦鶩焉而趨已矣嗟乎今天下道之不明非不讀書者

之過讀書而舍四子以求者之過也大約泛濫於百家則為詞章之習沉墮於空寞則為邪詖之說究其要歸於聖賢意指相隔奚啻天淵自紫陽衍周程之緒纂諸家之說緝為集註其於四子之微言大義蓋不啻水乳之合矣而後世學者紛紛欲自立門戸言勿忘勿助者既未得其進修之序言無善無惡者且並失夫性命之源訛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然而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可誣也四書近指容城鍾

元氏作曠覽百家獨存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標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為高遠之說也易曰近取諸身夫子曰性相近也大學曰藏身乎恕中庸曰造端乎夫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良知良能皆言近也夫道近之而愈明遠之而愈失彼守先待後之儒實有一段真實性地當下見得然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令人觸處貫通洞若觀火而不然者幾何不望洋而嘆歧路而悲也先生近指之意其在斯乎其

在斯乎

四書偶錄序

人必知道而後可以言學亦必知性而後可以言道此四子之書貴融會貫通而不在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别也然學之有得者則必於此而講習討論之著為一家之言以定所宗所以傳道而知性也上谷之學起於劉静修先生而椒山先生衍之江村鹿先生開其扃而孫鍾元徵君大之今夫凡人之心與聖人之心

本一也其不一者異端害之耳主敬存誠也格物致知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但其入手不同究之一而已矣魏子蓮陸中年從徵君於夏峯盡得其平生之學而徵君亦以為傳吾之道者蓮陸也凡所著述既皆詳綜而傳述之又以其餘暇著有四書偶錄中所闡發皆實有心得而所記錄者則先儒與江村徵君契悟之言間復附以已意總之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爭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别也徵君曰

時習敏求是何事汲汲皇皇惟恐失者又是何物又曰見而知者是何物聞而知者又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也性統於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蓮陸之為此書也正欲使學者知吾人之心與聖人之心原無有二惟從事於盡人合天之學以得其所謂存天理遏人欲者而見夫天命流行之妙無一息之停則博綜經史貫穿百家無在非道所謂一以貫之也即孔孟之學亦不能舍此而他有所求矣豈獨為徽君

之學廣其傳於後世哉

四書集說序

昔人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何哉三代以後天理民彝不至澌滅而不存百姓猶得與於治安之澤者聖人之道為之所也迺異端邪說往往起而亂之戰國異端在楊墨後世異端在佛老佛老眩賫迷人更有甚於楊墨者自朱晦菴紹述𨵿洛探賾索微諸所考定可謂集大成然後聖學昭揭如日月經天而異說之猖狂吽呶

者頓息其熖有明一代尊崇理學尤為極至永樂間命
儒臣纂修四書大全莫非發明晦菴註釋之意頒諸學
宮永為遵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朱註之功臣也
陳紫峯淺説入推蒙引存疑之意而廣之要皆羽翼聖
經垂示後學俾正其心術心術正則事業正事業正則
百姓安成弘隆萬之間其效不既可睹哉自禪宗之説
既熾而龍谿卓吾之流入室操戈愈傳愈失其禍遂至
漸中於家國堯山徐學憲吾師也介束髪受書即聆其

緒論凡所著述一以晦菴為宗主而深嫉向之穿鑿割裂入於邪說者年來杜門謝客土苴華膴取此數函刪繁輯要彙為一書曰四書集說付之鋟梓介得而卒業乃喟然曰茲數書者非諸子之說而晦菴之說也又非晦菴之說而孔曾思孟相傳之道也今日者深思遠覽擴摭融結勒成一家言以是紹述前賢啟迪來葉將見學術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以釐所謂天理民彝不至澌滅百姓得與於治安之澤者將在於斯事業之大孰有

過焉若徒買櫝還珠謂藝林之嚆矢已也則淺之乎視此書矣

四書大全纂要序

余録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嘆曰詳觀四子之書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毫人欲私偽之所得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而已矣孟子歿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力足稱之士

而優入聖學者終鮮即河汾昌黎不免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而紫陽復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奧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余垂髫即服膺此書乙亥丙子閒手錄一帙朝夕披繹後登仕版垂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去諸懷嘗見士人童而習聖賢之業及其長而盡棄之且也置聖

賢之書於高閣而珍重異端之説服習異端之教空虚誕妄羣趨如騖仁義五常缺焉不講毋惑乎大道不昭世風日下也余既以幼之所學不敢忘又恐世之學者見大全之汪洋浩瀚而不能窺其涯際也因取為諸生時所錄大全纂要稍加損益刻之家塾以為子弟進德修業之標準而併望海内之學道君子由此以求大全之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已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之

舊糟粕之餘已耶

四書精義彙解序

論語孟子十三經之二耳自程子表章大中為四書而聖學之精微愈彰自永樂集諸儒纂修大全而考亭之端緒愈著人知心性之旨家有洛閩之書所謂繼絕學開太平者其在此歟昔人云士生三代之後未為不幸以其書具而事多也然此不過博物洽聞耳若四書者孔曾思孟心心相印入聖梯階端在於是余為童子時

看四書曾取時人講意十數部陳設案頭批點較閱茫然不得其指歸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既而詳觀大全有悟入處因手鈔大全纂要一書辛丑嵗復加訂正遂付之剞劂流傳海内矣適庚戌以避賢謝客為兒輩說書一週大約宗大全而參之以蒙引存疑淺說未能有所發明也辛亥歸里復兼取近人十數家删繁就約然終以集註大全為準而間有所發明蓋亦即講意中而寓為學之深心焉嗟乎世之人騖於功利也久矣以聖

經賢傳為博取青紫具不返而求之於身心以盡其成
已成物之實誠有如考亭所謂俗儒異端之弊者若果
知博文約禮之為仁明善誠身之為豫立戒懼慎獨之
為勿自欺存心養性之為事天天人合一內聖外王寧
外此而他求乎集成名之曰精義彙觧言其會聚衆長
而非出於一已之臆見也夫聖人之道猶天然以管窺
之莫能知其萬一行且以是就正於海內賢人君子指
示不逮而敢自詡為仰遡魯鄒心傳乎

四書簡捷解序

舉萬事萬物之理盡攝於四子之書而握其要挈其樞易知易能可久可大至矣哉非天下之至精至神至變其孰能與於斯耶自有漢儒之註疏而扃鑰以開有晦菴之註疏而堂奥以啓學者由此而研窮探索焉於以優入聖域無難也然何以童而習之白首而茫然者比比皆是皆始於幼學受書之日導之不簡而引之不捷故耳不簡則理不約不捷則旨不明故宋元以後說

四子之書者自李九我大全蒙引存疑而外餘皆爝火之光涔蹄之水時滅時涸其亦不足為輕重已近代舉業所宗者多尊張泰嶽直解一書夫其正講之外旁引曲喻往往歸於君德王道蓋以是書出於經筵日講藉此以為匡襄啟沃人臣納誨之義則然也然其字櫛句比縷析而貫穿之可謂淺顯之至矣而初學猶或難之因更取而順文敷義手輯一解名曰簡捷置之家塾無深文奧説取其明白通曉便於童蒙之講習云爾夫蒙

以養正作聖之功也欲仁仁至大同之理也聖賢之書惟其易知而易能斯可大而可久故是觧也雖立說淺近要皆根柢於大全蒙引存疑諸書而無一切離歧背畔襍於佛老之說以蠱人之心志則至精至神至變之理亦庶乎由此而得之矣故序而告諸執經問業者

先賢卜子集序

昔者夫子既歿子夏氏設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尊之以為師而不敢臣也迄於今二千餘年西河之人尸祝

維謹罔敢有闕夫當春秋之終戰國之始斯道絕續之
闗子夏氏獨留其統於西河之上其有功於洙泗豈淺
鮮哉而惜乎未得覩其全書焉乙卯秋會裔懃弟笠仕
平遙將行亟請於余曰弟不才學製兄必有以教我余
曰平遙古西河之域也聞卜子先賢祠在焉是良師也
即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推之治天下可矣況一邑乎
且子夏氏之言論風指散在論語詩禮家語諸書輯而
成之是不朽之盛事也弟懃肅然改容曰謹奉教蒞任

二載政通人和乃於公務之暇旁搜博稽俾姪昻手錄成冊曰先賢卜子集問序於余余覽而善之其載在四書者諸先輩發揮良多不復贅語餘則畧加疏說而弟愆亦間有所抽繹雖管窺蠡測無當於先賢之藴奥然數千年散漫之語一旦滙而成書使後之人徘徊想像者以此為登堂入室之藉資伯仲於顔曾思孟如魯壁之再見名山之初出豈非曠世而相感者歟先賢有靈其式憑之矣

大學管窺序

大中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根於尚書符於大易聖人開物成務大經大本化育盡於此矣然中庸但言明善而大學歸於格物然中庸言擇善之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誠身之功則曰篤行之與大學格物之旨豈不互相發與顧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為定論至於妙契心悟即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以周行恐其迷而入於他途也余嘗

疑夫子傳道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告門人曰忠恕所謂一者彰彰矣至其所貫則未顯言及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以至於知止定靜安慮本末終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而歸於格物本於修身其條目雖分其綱領則合三綱領乃一綱領也八條目乃一條目也一以貫之尚何疑乎蔚州環溪秉淑靈清和之質其人品學問已自範於中行而猶恐學者之窮大而失歸也獨取大學一書詳究而討析之觧聖經註補傳詮格致

舉一貫之心傳頓躍然於心目之間而晦菴之所已發與所未發更了然若指諸掌矣非其識見之廣大造詣之精微烏能純正無疵若此哉環溪曰此管窺之言也恐不足以行遠余則曰說理之書期於正當而已學者果由是而知所用力焉知行合一先難後獲即大學而中庸可窺庶幾永無歧路之惑也即以此公諸海內可也

小學集註序

古之為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慾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訓誡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譽髦蔚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權輿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敦崇實行尚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尚佛老或躭習綺靡自垂髫授書而富貴利達之見薰蒸膏肓難以

針砭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不登於純熙也昔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即內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為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莫不近裏着己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其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營銖目劇精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鶩至於則古昔稱先王德由是進業由是修乃視為平

易無奇而不加務誠可為悼嘆也許魯齋云小學一書余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㓜嘗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為欲成天下之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為蒙養之基乃因玆刻而為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覇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

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為虛無
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
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
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
人其間或攷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
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
不敢一毫駁襍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
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

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為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有未易及者雖道遜

孔子亦亞聖之傳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髙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為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巳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黿鼉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捃摭遺傳詳為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

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内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周張程朱正脉序

道之不昭於天下也久矣俗儒勢之異端竊之吾道之存其有幾乎昔道開於羲文而集於孔子顏曾思孟歷闡其微而其說乃詳蓋皆以衍天命之精也善乎董生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而不知天者豈非臆說

哉介生於世遠言湮之日聖道不絕如綫海内挾異説以爭鳴者又非一家一氏天人性命之要學者將失所統宗是用愁焉憂心思有以挽之會家藏舊有宋四大儒合刻一書太極圖説張子之西銘固無可增減而程門微言與朱子晚年定論一為周海門所輯一為王陽明所輯未免有泛雜之處余政務之暇細加删削於微言取十之五定論取十之八因名其書曰周張程朱正脉蓋周張之學既得於易而程朱之學復得於周可以

為孔孟之功臣肖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得四子之書誘掖而扶進之昭昭乎其可睹也學者神明其意則知道之本體原於太極而昭事在乎存養知行動靜天人合一誠意慎獨切近分明雖作聖之功可因此以漸進又何俗儒異端矯偽棼竊之足虞也哉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願學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為哉雖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蓋可以

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届暮年愈知學之有益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日之所見錄記之

久而成帙其大綱有五曰為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
曰涉世中間復條分縷晰融會貫通蓋舉修己治人窮
理盡性至命之道大槩已蘊括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
設庠序立師儒命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
也父兄所以購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緦緦然惟恐其
不周備也此意何為也哉亦不過培養涵育陶鎔氣質
俾學者就於賢人之歸而已矣若教之不得其要導之
未協於宜其始也敬業樂羣其既也鹵莽裂滅卑者趨

於富貴利達僻者入於異端邪說可不痛哉余之此書采古今嘉言善行而取其不偏不倚有倫有序者使有志之士潛心玩索敦勉不倦而因之以考其全遂其養庶幾修之於家者即可獻之於廷因名之曰希賢錄蓋亦竊取周子通書之義而參贊考亭小學之傳其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云

約言錄自序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知慧日枯怱怱遂及

四旬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騖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真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況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所不及則退藏於容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之謂也顧詳說反約子輿氏以為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謝却知

交閉戶高吟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為內外二篇曰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所以命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為子弟兎園冊子爾門人陳晉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余之言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謂約今此錄三萬餘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繆耶吾願天

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為約者則此錄即置之覆瓿奚不可

讀史綮言序

讀書不讀史即空談心性終不脫學究氣讀史而不能自具心眼矮人觀場茫無所見猶之乎弗讀也故必得其肯綮之所在而後一代之治亂本末了了於胸中於以出而應天下事無難矣昔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合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捃摭纂述歷十九年而始成後

紫陽作綱目與通鑑互相發明是知非通鑑無以成綱目有通鑑必不可無綱目也余先人弱冠留心史學迨中年以後益加研究以温公通鑑紫陽綱目參廿一全史每有闡發不隨古人論斷為是非而東西周晋及藩鎮河源等類考之尤極其詳核葢得史學之肯綮為涑水考亭之功臣焉故友人贈之以名曰讀史縏言譬若畫龍者點睛不在乎區區鱗甲之間也介風木之餘檢付剞劂以廣其傳庶幾讀者即約以該博驗古而知今

世務以通經綸以裕詎祇奉為家學之拱璧耶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尚書春秋是已迨其後而史自為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為紀傳表志蓋彷尚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為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大書特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

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資治通鑑神
宗親為製序誠人君宰世度務之權量而賢人君子有
志於尊主庇民者所當博綜而詳繹者也顧其為書卷
帙浩繁甕牖繩樞之士既非力之所能購其縉紳先生
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讀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得
其要於是汩沒於腐儒老生之說膠錮其胷臆而不可
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甲辰以後閱溫
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週又

三年再閲一週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平少宰孫北海先生北海曰此經世之要也可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唯從之迨辛亥歸里廣平侍御甯元著借本鈔錄壬子索歸又閲一週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畧不等識其所見而論之遂付剞劂以廣其傳數載始竣其工蓋前後有十年之力焉嗟乎温公之創為通鑑也殫十九年之力萃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當時能讀之者已鮮温公自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

欠伸思睡余之為此書也孜孜矻矻獨為黽勉纂述十八代之菁華竊附於丘明國語之義錄古人之書其事較易取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逸然讀此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畧若不讀通鑑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評說之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經衡史未可窺一斑而遂視為全豹也

古文欣賞集序

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

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删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巳嗣是則推左傳國語戰國秦季縱横捭闔其言漸褉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閒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獘盖必得經之意以為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

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騖詞華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掄選䟽者類多從事於古文然或畧而不備或駁而不純甚者批評點次荒謬舛錯嗟夫古文者後學之指歸也指歸不端漸且入於岐路矣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据摭捜輯考訂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為兹選始乙卯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

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仍之訛僞者盡皆削去另出已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鬱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奥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之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即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左國欣賞集序

五經之在世譬諸日月五星也不可以文字目之然聖人不直謂之曰道而亦謂之文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然則五經而外固難以言文矣左氏之文猶得六經之意者也彼蓋與聖人同時故傳中多所稱述而其博物閎覽不在游夏後也其間典制軌則聲名文物及盟會始末詞命往來大者固見文武成康之舊小者尚有仁義禮樂之風誠非老莊關列管商孫吳洸漾權詐之書所可比擬國語乃各國之史丘明取而採輯之其

精者皆已入傳或全用其詞或但取其事而潤色以已
筆合類校覩其詳畧繁簡燦然可覩矣事與文不在春
秋二百四十年者則亦紀載靡遺此在善讀書者詳玩
而得之間嘗取而詳訂焉約以百篇竊以為六經之外
簡古藻麗可為文之程式儀型者莫左國若也豈得襲
昌黎之剩語視為浮夸而不錄哉

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龐厚議論騰

踔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斵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東漢如班彪崔實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麟麟炳炳尤卓乎不可及馬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已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潛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精華編摩之奧府也曄之後漢體大思精意亦近之余既簡定左國之文乃取兩漢而閱之灝

博光燄渢渢大觀哉其詔令序事之類佳者尤多不能盡錄學者當取全書馳騁流覽未可以是為盡其全豹也諸葛武侯稱王佐才其文與伊訓説命相表裏又豈可以文士目之嗟乎三代既遠詩書所記後人不能盡為表葛之用左傳國策長於辭命縱横王者治平之事或缺有間焉今之人欲建功立業以為文舍兩漢奚法哉法兩漢而為文猶規之可以為圓矩之可以為方治之可以為金陶之可以為甕也若曰無法而可以為文

則不免岐路亡羊之嘆矣

唐文欣賞集序

唐人一代之文其規模制度雖不及兩漢而正大典蔚燦然可觀珠光劍氣磊磊落落焜耀四映洵足以超軼夫六朝也蓋由其時好文之英主立於上而魁碩俊彦比肩林立其文之因時而發者皆有以自見於天下昔昭明築文選之臺姚氏謂為一家之奇書其所選唐文粹一百卷以類相從各分門目雖自謂以古雅為命不

以雕篆為工然亦沿文選之藻繪其於詩書軌物未盡洽也余因拔其尤者選列若干首以為窮經考道之助而其閒體裁片段博大昌明則尤首推昌黎昌黎統宗左國先秦兩漢六朝諸子之文而自成一家闢異端崇聖道孟氏以來未之有也豈栁子厚皇甫湜等可望其涯岸哉故古文至於韓而文之大觀止傳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由其文而觀之亦游夏之流亞也吾願世之讀唐文者㝠心搜抉於昌黎而

以其餘羽翼鼓吹之其漸幾於道也已

古文分體大觀序

余嘗選古文欣賞集矣捜羅最廣批評亦慎然其集繁多恐後學未能盡涉也近日坊間所鬻者不過古文必讀名世文宗文章軌範攀龍集等然選本雖多瑕瑜兼收且體裁殊淆操觚者莫能辨之余為諸生時即細閱真西山文章正宗深服其理明識偉有志用世者不可不讀顧窮巷孤陋之儒未易覯也余是以再為兹選首

帝王聖人敬慎之旨次當宁綸綍之詞次人臣諫説之言次紀載典故之書次序記事蹟景物之篇次論策條對之文次弔祭問荅之章次傳賛碑銘之屬次書檄往來之語次賦頌詞歌解説辨之類分校十卷而古文之大觀備矣大約文體雖分而總原於六經秦尚詭詐戰國權術六朝綺靡五代分嚣俱不足以稱粹美也漢唐宋以來大家羣起其尚有六經之遺意乎他如李斯督責韓非説難李陵答蘇武楊惲與孫會宗王安石書孟

嘗君傳後雖其文至今猶存而人既非矣言多謬妄槩不登選學者推此而求其亦可以知余兹選之意也夫

兼濟堂文集卷三